



# 百年 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李怡 / 主编

## 北极村童话

迟子建

假如没有真纯，  
就没有童年。  
假如没有童年，  
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 北极村童话



迟子建 著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极村童话 / 迟子建著; 李怡主编.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5.1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ISBN 978-7-5414-6477-5

I.①北… II.①迟… ②李… III.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1267号

# 北极村童话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作者 迟子建  
绘画 羊芳涛  
主编 李怡  
项目策划 李云华 程舟行 张国龙 李晴川  
责任编辑 关鹏 晴川  
责任校对 杨亚玲  
项目编辑 李想  
装帧设计 木木

出品人 胡平 安洪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45mm×210mm 32开  
印张 7  
书号 ISBN 978-7-5414-6477-5  
定价 20.00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 总 序

# 生命的生长与文学的阅读

李 怡

在为中学选编的“郭沫若诗歌读本”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郭沫若的青春写作属于 20 世纪之初，在那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换时期，留学东洋、目睹世界景象的郭沫若以青春的激情和自信勾勒着他理想的新天地、理想的新生命，没有这番激情就没有现代中国文明的动力；同样地，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继续走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历史继续召唤着中国的青春代。但是，青春代是否都如郭沫若当年那么主动、自信和胸怀宽大呢？阅读今天的‘青春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敏锐，很多的聪慧，很多的感伤，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其实当年的郭沫若都有过仔细而深刻的表达，在他的诗歌、小说与自传当中，只是常常为一味‘逐潮’的人们所不知罢了；但是，平心而论，与当年的青春郭沫若相比较，今天的抒情却少了一份天狗的雄健、凤凰的昂扬与‘太平洋抒怀’的阔大与气势，新世纪的青春有理由从逼仄中冲决而出，从自恋中升腾开去，那么，回头细读郭沫若，或许就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

这里道出的其实是我对当今青少年阅读状况的基本认识。追逐青春、享受青春永远也不需要理由，但是，什么样的文字最有资格成为我们青春的伴侣却实在大有讲究。郭沫若式的青春文学并不只有灵敏和感伤，更有雄健、昂扬与阔大，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意义。

生命的成长需要它的伴侣，它的朋友，它的导师，而文学经典就是我们最好的同行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记录的是那些曾经的“青春代”，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和今天的我们一起梦想，一起失落，一起挫折，又一起忧伤和一起求索，他们的体温温暖了我们，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他们的奋斗鼓舞着我们，于是我们也有了勇气、智慧和方向。

这样表述，并不是轻蔑和排斥当下流行的文字品种——青春写作、网络文学乃至各种博客、微博等等，而是提醒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经过岁月沉淀的生命的记录才能够与我们的灵魂形成深度对话，才能够在一个更隽永的方向上释疑解惑，满足我们成长的需要。

那么，究竟怎样阅读这些文学的经典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让经典回归我们自由的感受，让文学直接与我们的生命对话。作为这一原则的反面，指的就是教科书式的阅读和机械的理论搬用。

长期以来，在僵化的教科书学习中，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在中小学阶段，那就是千篇一律的

“中心思想 + 段落大意 + 艺术特色”；到了大学阶段，也是各种理论概念的简单搬用，好像将这些教科书模式运用娴熟了，就“读懂”了文学作品。其实，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恰恰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本身，久而久之，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再也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感受，真正进入文学的世界了。

今天，我们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种种外来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个启发过程当中，被我们轻易抛弃掉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弥足珍贵的基础：文学的鉴赏与解读。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超越鉴赏”、抛弃文本解读之后，试图直接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特别是当外来的学术与思想一旦在政治形势的巨变中，缩小为某一类型的思想（如苏俄）之时，其消极性的一面便更加突出了。例如，在过去，我们总是在鲁迅小说中挖掘现代革命史的形象说明，将鲁迅的文学当作革命家论述的佐证，这样一来，鲁迅就慢慢脱离了文学的鲜活，成为僵死的历史说教。

鲁迅小说必然蕴含重要的社会人生主题，这一点似乎无可怀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所谓“社会人生主题”的理解不

可过于狭隘，也就是说，“主题”往往存在于作家情感深处对人生的基本关怀，而不一定是当时流行的某些历史观念。鲁迅小说就是这样。过去的鲁迅研究，一味在现代革命史的长河中寻找鲁迅的“革命”意义。最后，鲁迅的意义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历史主题，似乎这些主题不存在于鲁迅小说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价值。政治家关于中国历史性质及近现代历史的论述直接被挪作鲁迅小说的主题，这些理解都大大地曲解了鲁迅，也缩小了作为“文学”的鲁迅小说的丰富性。例如，在传统的鲁迅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及他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其实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因为，仔细阅读鲁迅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鲁迅这一“社会”关注的创作，其中并没有中国现代化所必要的政治主题、经济主题与军事主题，尽管过去也有人不断将它附会于一些政治主题（如《风波》与张勋复辟，《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等等）与一些经济主题（如《伤逝》与自由婚姻的经济基础问题等等），但事实证明都与鲁迅小说的文本逻辑相去甚远。从总体上看，鲁迅并没有致力于空泛的“社会批判”，如何提高和改善中国人的生存质量才是他“社会”关怀的核心。如果说他进行了怎样的“社会批判”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也就集中于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如何以种种的形式剥夺和扼杀人的生存权利，削弱人的生存质量的。

也就是说，鲁迅社会批判的中心其实就是对摧残人权现象的批判，鲁迅所悲哀的是中国人的“非人间”生活。

这样的文学阅读也就才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关怀、人生成长联系起来，文学经典也就成了我们亲切可感的对象。

本套丛书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出发，精选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时间跨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书写了生命成长的主题，而凝结于其中的种种喜怒哀乐与人生智慧，都能够对今天的青少年产生深刻的启迪。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编入每一种作品的同时，都附注了简洁的导读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用来牵制大家的理解，相反，它们都力求在某一方向上打开我们的思维。青少年读者不妨将之与一般教科书上的讲述两相对照，细细品味其中的思想启示。



导读 守望童心：寻找成长的力量 / 1

北极村童话 / 7

疯人院的小磨盘 / 61

花瓣饭 / 147

百雀林 / 179

## 导 读

### 守望童心：寻找成长的力量

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曾说：“把儿童时代的情感注入成年人的理性中去，用儿童新颖和惊奇去感受去鉴定我们几十年来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表象——这便是天才的独特个性和才能。”如果以此为据，那么东北女作家迟子建便可称为“天才”，因为她善用儿童视角，善写儿童心理，善画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从《北极村童话》开始，迟子建的写作之旅经过《疯人院的小磨盘》，尝过《花瓣饭》，穿过《百雀林》，在童年经验书写和儿童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这个内心充满温暖的作家一次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成长的力量。

《北极村童话》发表于1986年，是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小说中，一个小名叫“迎灯”的七岁女孩，被父母寄养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尽管有被抛弃之感，但是她却迅速为北极村的自然山水所吸引，并且与一位被人称作“老苏联”的老奶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部小说写得几乎是真人真事：迟子建就出生在北极村，



乳名也叫“迎灯”。《北极村童话》可以视作迟子建小说世界的起点，因为童年经验书写和童年视角的运用既是迟子建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也几乎成了迟子建在当下作家中最重要的标志。但迟子建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她认为《北极村童话》是一个“现实中的现实世界”，而“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用想象力去创造一个世界”。

发表于2001年的《疯人院的小磨盘》既承继了此前作品中童年经验的创造性书写，又展现了从“照搬现实”到“虚构现实”的转变。小磨盘的父亲因为遗传精神病自杀而亡，母亲“菊师傅”靠着在精神病医院厨房做工，抚养独子小磨盘。十二岁的小磨盘，很能吃，却很瘦弱，“看上去只有七八岁那么大”。小磨盘亲近大自然，愿意与精神病院中的疯子交流，却不喜欢刻板无趣的校园生活，两次退学，再次上学时仍读一年级——一段痛苦的适应过程又将开始。

发表于2002年的《花瓣饭》没有《北极村童话》的烂漫，也没有《疯人院的小磨盘》的幽默，却以第一人称的童年视角，捕捉到了一个日常生活细节当中的所有温馨。十二岁的“我”和姐姐、弟弟在一场大雨过后，等待爸妈的回来。然而先后回来的爸妈都因不见对方而出去找寻。如此反复了四次，直到天色昏暗，父母才结伴而归。当妈妈将所采野花插入花罐时，许多花瓣落进了粥盆里，这便成了一家人吃的最晚也最美的一顿饭。

到了2007年发表的《百雀林》时，小说叙事不再限于一个孩子的某个时间节点，而是纵览了周明瓦从小到大、从学习到工作、从结婚到离婚的整个过程。周明瓦十一岁时，父亲不慎打死母亲，然后出逃。周明瓦被人收为养子，人生竟然从此改观。读书、当兵、当干部然后结婚、生子，但是他生性寡言且不喜与人交往，在经历了撤职、失业、离婚之后，他做了一名养鸟员，远离人间烟火，

自得其乐!

## 二

迟子建对童年经验进行创造性书写，其核心目的在于守护童心。人生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不断获得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力量、修养、知识、阅历、财富、权力等都在与日俱增。但同时，天真、率直、勇敢、新奇感和同情心却每每递减。当人类不再拥有与世界和谐的共生关系，当人类面对世界不复有强烈的新鲜感，当“天人合一”仅仅作为理论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和未来时，关怀人生终极价值的作家必须承担起连接人与世界桥梁的责任。而迟子建的武器是“童心”。童心是超越功利欲望和概念教条的利器，它让世界恢复了新鲜和活力。

人在童心状态中，最易进入到审美的境界，与自然世界完美融合，感到无限愉悦。在《北极村童话》中，迟子建借迎灯之眼，看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天上缀满了云，雪白雪白的。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儿睡觉，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还有的像狗。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飘着。天真大！它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云。云多好啊，它可以睡觉，可以奔跑，可以俯身看到树木花鸟，可以仰头望见星星月亮。”

在《花瓣饭》中，一场被成人看作糟糕天气的暴风雨，也让“我”兴味盎然。“看天地乌云被吹得一抖一抖的，脸色越来越青。狂风还使乌云的脸出现许多裂纹，它分明就要哭泣的样子。那些义无反顾撞向墙角的风，由于被碰了头，觉得没了面子，便不再回头，干脆忍气吞声地自消自散了。”

在儿童眼里，社会也比在成人眼中要更加简单、纯净。儿童





是最自我中心的一群，却也是最能够摒弃世俗价值观念对自己的强制性约束。《疯人院的小磨盘》中的小磨盘，尽管与周围的成年人、学校的师生格格不入，但是却和疯人院的精神病患者相处融洽。“张唠叨”——张争要出院了，他留给小磨盘的地址，写在纸条上，装在瓶子里。在他眼里，“那纸条上的汉字，被晚霞映得格外鲜润。它们就仿佛是一只只五彩斑斓的小鸟，把湿淋淋的他当成一棵茁壮的小树，对他唱着快乐的歌……”他决定为了认识纸条上所有的字，也应该继续上学。

《百雀林》中的周明瓦执着地用自己的方式——以最吝啬的语言与世界交流，“因为他借东西时爱用‘没’字，大家私下里都叫他‘小没’”。周明瓦的语言习惯，几乎可以视作作家的一种牵强为之，但却体现着周明瓦自童年就开始形成的强大自我，这将是其在日后的生活中任他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倒的坚实基础。

### 三

对于迟子建而言，童年经验、儿童视角与童心的书写，并不纯粹营造出一个美妙绝伦的美好世界。究其实，任何一个成年作家都不可能完全复现儿童心理和视角，一个真正的儿童也无法参透并且言说世界的意义。作家总是借儿童之眼之心，来表达一个成年人对世界应然状态的诉求和期待。所以，正如有人所说：“迟子建的善良、温情和对生命的热爱，使她在压抑残缺、乏味呆板的生活里，总是尽力地用儿童纯净的视角去捕捉和表现生命的舒展、灵动与自由”，但是从本质上说，她“有一个忧郁、感伤、孤寂的灵魂”。在那些看似轻松的游戏、简单的快乐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冷漠和生存的沉重，感受到了面对宏大历史环境毫无对抗能力的小人物的卑微、凄凉。

首先,是“文革”浩劫作为小说背景的普遍存在。《北极村童话》写于1984年,时值伤痕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时,但是迟子建显然没有控诉“文革”的强烈愿望,也不想展示“文革”的荒诞性,而是着力呈现一个非正常时代中人的日常反应。“老苏联”奶奶在“文革”中挨整,丈夫离他而去,村民对其小心防备。大舅为姥爷抱不平,惹怒了公社书记,被调到偏远地区,死去一年,死讯却被瞒着没告诉姥姥。《花瓣饭》中的“我”的妈妈被打成“苏联特务”游街示众,爸爸从小学校长贬为粮站装卸工。儿子“黑印度”称呼父亲为“臭老九”,大女儿在写与家庭决裂书。“文革”对人的伤害,不是可以轻易暴露的外部伤口,而是在内心深处悄然形成的冷漠和残忍。

其次,是频繁出现的死亡意象。《北极村童话》中,迎灯的大舅莫名死亡,而“老苏联”死于腊月二十八,春节来临之前。《疯人院的小磨盘》中小磨盘的父亲死于遗传精神病造成的自杀,小磨盘的同学李亮掉落学校粪池中被淹死。《百雀林》中周明瓦的母亲仅仅因为烫了一次头发,就被父亲周巾不慎用蜡烛台打死。《花瓣饭》虽没有直接书写死亡,但是三姐弟在父母深夜未归的过程中,都一致认为父母会以各种方式自杀,并把想象当真实,打算叫邻居帮忙寻找。华兹华斯在《我们是七人》的小诗中写道:“一个单纯的孩子, / 过他快活的时光, / 兴匆匆的, 活泼泼的, / 何尝识别生存与死亡?”儿童本不应与死亡发生紧密联系,但是死亡却成为儿童成长挥之不去的阴影。

其三,是无处逃避的坎坷命运。在《北极村童话》中猴姥年轻时漂亮干净,被日本兵凌辱后,多次自杀未果,然后一蹶不振。“我”与“老苏联”奶奶的忘年之交,也改变不了她孤苦无依的冷峻现实和寂寞死去的最终命运。《疯人院的小磨盘》中,菊师傅本



来丰满美丽，在丈夫死后，不修边幅，身体瘦弱，还可能患有肺结核。而她更忧心的是丈夫家族的精神病可能延续在独子小磨盘身上。《花瓣饭》中虽然以和谐晚餐结局，但是既无法掩饰也无法根除父母情感的裂痕。而在《百雀林》中，周明瓦必须面对少年失怙的家境、成为负担的亲情、本无须担责的渎职以及缘分到头的婚姻。这些人生难以逃避的坎坷，就像无法逃避的网，构成对儿童美丽世界和心灵的巨大威胁。

著名学者王富仁曾在《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一文中说，中国文学善于表现悲剧意识，而不是悲剧精神。简而言之，即它善于表现命运的悲惨和人生的悲凉，却并不着力塑造以一己之力反抗悲剧命运的崇高人物。迟子建的作品可作为此论的又一注脚。但并不是说，迟子建旨在表现生活对个人精神的压垮性力量，恰恰相反，她总是执拗地展示出人的精神追求对于悲凉人生的超越性。如“老苏联”坟上的祭品，宛如鲁迅的《药》中夏瑜坟上的花环，这是蒙昧年代当中理性长存的明证；菊师傅喜欢看彩霞，这是对美的感念和追求；《花瓣饭》中的父母爱花、插花，既是装点家居生活，也是在为艰难的生活增抹亮色；周明瓦在百雀林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在别人看来这是清苦的。迟子建要用这些无奈下的选择、困难中的坚持，对不合理的世界说不。

回顾童年，旨在反思当下和憧憬未来，是为了思考者更好地成长。迟子建在《北极村童话》的卷首语中这样说道：“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也许，成长就是面对并且越过人生中的这些困难、坎坷甚至死亡，童心不泯，永葆温暖和前进的力量。

陶永莉

# 北极村童话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

大轮船拉笛了。起锚了。船身在慢吞吞地动了。

妈妈走了，还有姐姐和弟弟。我真想哭。妈妈真狠，把我一人留在这儿了。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她哭了。

留下我，刚走，就想了？真好玩。我不愿意看她，更不想跟她招手，让她走吧。

狠心的妈妈，我恨你！





记得有一次，妈妈边刷洗毛主席石膏像，边跟邻居王姨唠嗑。我只不过说一句：“妈妈，给毛主席洗澡，怎么不打香胰子？”回答我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嘴巴：“看我不把你送姥姥家！”

还有一次，我听收音机，乱调一气。猛然，收到了一个很好听的曲子。我听迷了，妈妈和爸爸也都听迷了。后来，里面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这次……”吓得妈妈啪地关了它，并飞速地拧了调谐钮，冲我道：“乱捅！就该把你扔到姥姥家，总也别回来！”

于是，甩下了我这个淘气的、爱说的、不听妈妈话的孩子。好了，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姥姥家里有大空房子，你可以说个痛快了。

船更远了。渐渐地，在我的眼里，它变成了一只小蝌蚪，在奔腾的江里跳着。

一手攥着石子，一手挥舞着柳条棍，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我又想哭了。鬼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我使劲抽了一下鼻涕，仰头望着天。

天上缀满了云，雪白雪白的。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儿睡觉，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还有的像狗。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飘着。天真大！它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云。